

陸小曼與我

●王亦令

同拜老師學太極拳

我結識陸小曼是在武術場上。我在十二歲時拜陳巨來為師，學習篆刻，陳與陸交情極深，我那時就經常聽陳談陸小曼如何如何，而我當時剛進聖芳濟中學讀書，學校與陸家同在「福煦坊」內，我每天兩過其門，但從來無緣識荆；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事。直到十多年後，在一九五五年，我投拜樂幻智老師之門學太極拳，陸小曼也經常到樂家來，我才初見其人。其時她已戒掉鴉片嗜好，但百病叢生，尤其是肺氣腫使她極苦，一咳即不能休止，直咳得汗濕重衾，必須靠「柯待因」止咳；她簡直把「柯待因」當作止咳糖了。一則因為醫生不肯多給她「柯待因」，每次都要託人情、講好話才弄到少許，很傷腦筋，二則因為這類藥品多吃之後越來越不靈驗，所以她無可奈何，只能找樂老師求治。樂老師真是手到病除，無論她咳得怎樣厲害，樂老師置手其後背肺部，頓時止咳，片刻之後，鮮龍活跳，談笑風生，屢試不爽，所以陸對樂可稱是五體投地。然而，樂一再告陸：「不能光靠我給你治，你應該自強，

我教你幾個姿勢，你堅持練習，就不會再犯病了。」陸對此總是無法做到，寧可犯了病找上門求治，反正一治就好，而樂對陸也有求必應。樂老師於一九六〇年逝世，陸哀傷萬分，陸親口對我說，幾十年的經歷已使她心如木石，早就沒有淚水了，甚至翁瑞午逝世時她也未痛哭流涕，可是當她聽我報告樂老師噩耗時，却止不住熱淚滿腮。她不僅佩服樂的功夫，尤其對樂的出處為人，更是讚不絕口。

合譯小說賺取稿費

我與陸小曼初次見面後，立刻開始密切過從。她當時雖已進了文史館和中國畫院，每月有津貼，但因醫藥費用支出很多，像「柯待因」之類都需自掏腰包，再加上她素來手面很大，所以經常捉襟見肘，亟需另闢財源，唯一可能就是譯書。憑她的名氣，出版社是肯簽訂約稿合同並且預付部份稿費的，但無論如何你總要交出東西來才行呀，出版社總不能白送你錢。而她一則已數十年不碰外文，二則體力到了坐都坐不動的程度，如何伏案翻譯？

恰巧這時我還乳臭未乾、初出茅廬，有力量動筆，但無名小卒拿不到約稿合同，於是兩廂情願合作起來。由她出面向出版社認取選題，由我執筆。我們以合作名義，翻譯了泰戈爾短篇小說集以及艾米麗·勃朗苔的自傳體小說「艾格妮絲·格雷」，還以合作名義編寫了通俗故事「西門約治河」，只有這後一種通俗小冊子還來得及出版，其它翻譯小說，譯成交稿之後，來不及等到發排，「反右」運動開始了，我有幸戴上「右派分子」桂冠，前約選題自作罷論。

關心他人體貼入微

雖然停止了翻譯，雖然陸小曼被劃為「好人」，而我屬於「壞人」，但陸小曼却不懂——或者可以說她不屑講究——「劃清界限」那一套，繼續與我來往，逢年過節，以及平時燒個什麼好菜，總不會忘了叫我去吃。我妻朱琴也常到她家，她很喜歡琴，認為她善良老實。有一次，琴奉派下鄉短期勞動，行前隔夜，很晚了，陸還叫人送一瓶她家燒製的炒醬到我家來，說這是琴愛吃的，要琴帶到鄉下去。慚愧的是我倒不知琴有此

口味，而陸却如此關心，即此小事可見其對人的體貼。陸逝世後，朱琴對她哀思不已。陸的骨灰一直未安葬，「暫」寄某處，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被林彪、「四人幫」操縱的造反派和紅衛兵能把一切都顛倒過來，活人被「踹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而死人枯骨倒反而一個個從泥土裏獲得翻身、喜慶解放；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更沒有人會想到把陸的骨灰入土為安了，何況她又無子媳親人。據我所知，沒有什麼人到她那骨灰盒寄存處去憑弔過，只有那位長期住在她家的吳錦（大家稱為「阿錦阿姨」）曾來約朱琴同去。

規勸反目夫妻和好

陸小曼把我當作自己子弟看待，從處事為人直至家庭關係，她無不諄諄教誨，有規勸，有訓斥。那時我經常與琴爭吵，琴往往告狀到她家，陸小曼就有這本領把我說服或者罵服。但平心而論，她雖然指責我較多，却並不一味袒護琴，而是善於引導，總是使雙方有臺階可下，恢復和好。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我看陸比清官還要靈。不僅對我夫婦如此，對樂老師的儿媳也是如此。樂老師的次子樂亶，在五十年代末特意從西安辭職回滬，專心繼承拳藝，確也克紹箕裘，不唯具有一身超羣功夫，而且深明哲理，更兼通達人情世故，所以陸對其極為賞識。樂亶兄因專志於學，學拳、學書、學畫、學儒釋經典，自於閨房之情有所疏忽，其妻對之甚不滿，時生齟齬，也常賴陸小曼勸解。我們這兩對夫妻，總計消耗了她多少口舌精力，實在無法算清了。但她為

了促使反目的夫妻和好，真是不辭勞，不怕煩，一片真心誠意，即使後來病重之際，她還常以我們的家庭關係掛心。至今念及，猶深感動。

我和樂亶就是陸氏晚年家中最經常在座的兩個人。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食物供應緊張，她特別心疼我們，總說：「練功夫的人，沒有足夠東西吃，怎麼行？」

那時，她作為民主人士，每月有若干張文化俱樂部的就餐券。具體有多少張，我記不清了，反正有限得很，但她每到文化俱樂部去，幾乎總是把我和樂亶帶去同吃。她逝世前一兩年，成年累月住在華東醫院或第一人民醫院，我和樂亶每星期日下午必去醫院探望她，陪伴整個半天。這是她最高興的時刻。每逢星期日，她必讓阿錦阿姨準備好點心，供我們去時大嚼。病人倒反請探病者吃東西，這大概也是世上少有的事吧？

交心運動斥我辱祖

如今說來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陸小曼除了難得握管繪畫外，懶於動筆寫任何東西。一方面出於懶，一方面出於對我的信任，於是什麼東西都叫我代筆。對出版社的信件聯繫固然不在話下，總是我當仁不讓了，連她的私人信札居然也要我代筆。尤有甚者，當時農工民主黨要吸收她入黨，成為民主人士，她倒並不拒絕，但懶於寫入黨報告——自傳。不寫又不行，人家催了多次，於是她就叫我代寫。最妙的是，反右運動之後有過一個全體知識分子「向黨交心」運動。「交心」也者，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自我檢查、坦白

交代。這交心檢查，她也叫我服其勞。以上所說的這些代筆，都不是什麼她口述、我聽寫，而只是她約略講一講宗旨、大意，由我自己去洋洋洒洒做文章。我還記得那份「交心檢查」，她更是連宗旨、大意也懶得說了，就由我代她「交思想」、「挖根源」、「訂出努力方向」，寫完後，她過過目，點點頭，就繳上去了。就這樣，我這新加冠的右派分子，替新入黨的民主人士包辦一切自傳與檢查，居然篇篇通過，毫無問題。至今思之，不覺啞然，又覺淒然！

上述種種事例的本身也有力證明了一點，那就是陸小曼不因为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而絲毫歧視、疏遠我，相反更為密切了。但她為了我的家屬着想，為了我的前途着想，總是三天兩頭、苦口婆心提醒我、勸告我的，要我「放乖」些，爭取早點摘掉帽子。偏偏我這個人就是「乖」不起來。從一九六八年開始，每年十月前後總有一批右派被宣佈摘帽，我每次挨不上。使我難忘的是，每次她聽我回答說「這次又沒挨上」時，她的失望、沉重之情超過了我本人。

別看她如此重情，可是在「理」上却很不馬虎的。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在我跟陳巨來師的關係上所持的態度，充分顯出她的氣度恢闊和公正耿直。事情是這樣的，我幼時從陳巨來學篆刻，有多年往還了，反右時，我被封「右派」，陳則加冠「壞分子」押送「勞動教養」。陳一口咬定他之受害是由於我的「檢舉揭發」，自稱是因他揭發了我，我再報復他，如此云云。我當時很感委屈，因為我始終認為右派是「陽攻」，

所謂的「反黨言行」，全是紙面上或桌面上公開發表的文字或講話，根本不靠別人「揭發」，陳或任何人都無從以「揭發」來加害於我，任何人對我揭發批判，我都滿不在乎，在我看來，批者與被批者都是在演戲而已，何「報復」之有？至於陳本人之罹禍，他是出名的「口沒遮攔」，到處率直地放言無忌，何待我之「揭發」而後受害？他對我所講的一切，也許除了有關係者未必逢人便談外，其餘談論時事、臧否人物的言語，無不隨時隨地在其它場合宣洩無遺，盡人皆知，並非我一人獨得之秘。然而，正由於我們關係密切，運動中又同為對象，按照當時社會慣例，必須「劃清界線」才能過關。怎麼「劃清界線」呢？就是「坦白交代」我對他講過什麼「黑話」，他對我講過什麼「黑話」，然後再講自己現在怎樣認識。

這是檢討入股，不僅對於運動對象非如此不可，即使陸小曼並非運動對象，由於我跟她關係密切，也非要有所交代不可。再加上我當時只是青年，在「挖思想根源」時必須聯繫社會關係，於是要把讀書的學校——聖芳濟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都是洋人辦的教會學校——把自己最親愛敬重的祖父、外公、父親、母親以及師長（陸小曼、陳巨來都在其內）給予我的思想影響「交代批判」一通，以示自己「與舊思想徹底決裂」，如此而已。陸小曼聽到了陳巨來受我所害的說法，曾嚴詞責問過我，我就把上述實情告訴她，不僅如此，我還把所寫的「交代」的底稿一古腦兒全給她看。她看了之後表示一定程度的諒解，對我

說：「巨來說你害他，我現在知道他誤解了，我相信你沒有害他之心，也沒有害他的舉動。不過，你批了他，這是事實。你也批了我，我的的確不介意，正由於我對你批我毫不介意，所以我現在才這樣站在客觀立場對你直言相告，我是老實不客氣要責備你的。你把祖宗三代、父母尊長全罵到了，我很不贊成。要是我做你，我肯把自己隨便怎樣罵法都行，要我罵尊長，殺了我也不行。」她對我的指責是義正辭嚴的，對此，我極為難過，我至今痛恨自己當初不爭氣，沒有骨氣！這是我終身憾事，也是我終身記住她的地方。

霞飛將軍會嘉獎她

由於她不把我看作外人，又由於要我代筆，所以我會聽她講述過不少往事。她幼時就讀北京最貴族化的洋學堂，名叫「聖心」(Sacred Heart)，因此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後來參加社會交際，風頭奪人。她平生最引以為得意、到老猶津津樂道的一件事，就是當年法國的霞飛將軍到中國時由她擔任翻譯和接待。有一次閱兵，那班軍閥根本不懂操練，閱兵式糟不可言，洋相大出，霞飛奚落說：「你們中國練兵方法大概與世界各國都不相同吧！」陸小曼當即回答道：「沒什麼不同。全因為你是當今世界上有名的英雄，大家見到你不由得激動，所以動作無法整齊。」霞飛誇獎她說：「你真聰明，真會講話。」

有人說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後「陸小曼在社交場合很活躍，一度有緋聞，使徐志摩苦惱不堪

！」我認為這是傳聞失實的。陸小曼之為人，重情則有之，但在男女關係上是抱着舊觀念的。

有一件她親口告訴我的「秘密」，今天為了證明陸絕非生性浪漫、喜愛風流的人，不妨把它公開。她初嫁王慶，雖出於父母之命，但並非違背己意的婚姻，王慶當時新從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回國，他是兩所大學畢業之後才考進西點的，因此並不純為越越武夫，也很有文藝修養，更兼在那軍閥混戰的年代，憑着西點軍校出身的資歷，足保前途無量，所以陸原不以此為怨偶，後來破裂的原因，正是由於王慶體力過人，可以整夜貪歡，而陸覺得無法適應，遂告仳離。她與徐志摩相愛之後，矢志終老，絕無他意。至於所謂「緋聞」云云必無此事。

駕御陸海空軍元帥

然而緋聞傳聞，我覺得毫不奇怪，因為外面這類想當然的說法多得很，不深切了解陸小曼的，必會信以為真的，過去倒真有完全離譜的傳說呢。曾記得文化大革命前，各地的文史館都出版一種名為「文史資料選輯」的「內部刊物」，在中央文史館所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的第二十九輯刊登過一篇軍統高級人員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裏面竟也會提到陸小曼，說她是舞女。我讀後就拿去給陸小曼看，她大為惱火，叫我立刻代撰一文，把沈醉駁斥一頓，該文刊登在其後的一輯「文史資料選輯」上。

至於在陸小曼與徐志摩的戀愛過程中，有一件遺聞倒是不妨在此提一筆，但我首先要聲明，

這條遺聞並非直接得自陸小曼本人，而是聽翁瑞午講的，其翔實性我不敢保證了。據翁說，先是胡適之對陸小曼很有好感，但懼於髮妻，不敢有所作為，故一力慫恿好友徐志摩追求之，使陸成爲好友之妻，便可以時時盤桓相叙，翁瑞午言之鑿鑿，說是徐志摩親口對他如此講的，我仍不敢信其必有。要不是翁告訴我此事時陸本人也在座，我是根本不會把此事附記於此的。即使這樣，我也還要申明，當時在座不加承認也不加否認，並不等於默認。這是因爲翁之爲人健談而善於信口開河，其言亦莊亦諧、有真有假，陸常常作笑話來聽。例如他曾當着陸的面，對我說：「儂曉得哦？小曼可以稱爲海陸空大元帥。因爲：王賡是陸軍，阿拉是海軍少將，徐志摩是飛機上跌下來的，搭着一個『空』字。」說罷哈哈大笑，陸也聽之任之。所以我實在吃不准翁所講的上述遺聞可靠性有多大，只能聊存一說而已。

終身祇愛個徐志摩

翁瑞午原是著名推拿醫生王松山的學生，陸小曼有時昏厥，經翁一推便能甦醒，所以徐志摩與翁瑞午成爲好友，過從頗密。翁氏內心如何，我不得而知，陸則曾經懇切告訴我，她與翁最初絕無苟且瓜葛，後來徐志摩墜機死，陸傷心至極，身體大壞，儘管確有許多追求者，也有許多人勸她改嫁，她都不願，就因她始終深愛徐志摩。但是由於舊病更甚，翁醫治更頻，他又作爲老友勸慰，在她家（一直仍稱「徐公館」）久住不歸，年長月久，遂委身焉。但陸小曼自動向翁瑞午

約法三章，不許翁拋棄髮妻，她也不願和翁瑞午名正言順結婚，寧願永遠保持這種不明不白的關係，因爲一則她始終不能忘情徐志摩，二則翁之髮妻是老式女子，離異後必無出路。在這一點上其實也可見出陸小曼的忠厚之處。陸口口聲聲說，跟翁並無愛情，只有感情，這話也許是真的。然而即使對待感情，她也是認真而堅強的，決不三心兩意。當時許多朋友不贊成她與翁的這種關係，任憑怎樣勸說，她都不爲所動，甚至胡適之作爲朋友提出，如果她不終止與翁的關係，就要與她絕交；結果她真的聽任胡適之不再往來，雖然她對胡適之始終是很敬重、很佩服的。

從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陸小曼確是執著地愛慕徐志摩，那就是她始終珍藏着徐志摩的詩文全集。那是數十年前商務印書館編排的，未及出版，爆發抗日戰爭，原稿及排版皆毀於一場爆炸，幸而陸手裏已拿到一份校樣，於是她把這份校樣視同拱璧。當我與她交往後，承她看得起我，把這份校樣交給我，要我從頭到尾仔細學習，好好研究，順便加以整理，準備一旦有機會出版時就交付排印。這大疊校樣在我家裏放置了許久，可惜我個性不近這一路詩文，連誦讀的興趣也沒有，更莫說學習研究了；但鑒於陸小曼對徐志摩是如此愛慕崇拜，又蒙她信任我，寄望於我，我怎么意思直說不喜歡呢？幸而陸是絕頂聰明的人，用不着你講，她也看得出你的心思，所以過了相當時日，正好卞之琳有信給她，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約他編一本「徐志摩詩選」，陸就乘此向我將全集校樣索回，說要交給卞。然而，據我所知，

後來這份全集校樣好像並未給卞之琳，因爲，又過了很久，曾聽她對我講：「陳從周十分喜歡徐志摩的詩文，所以我把全部校樣委託給他了。」當時我未再多問，所以究竟如何，不知其詳。「當代中國作家風貌」作者引述卞之琳信件之後，說：「在這裏，我們還知道一個不大爲人知的事，沉寂三十年的徐志摩妻子陸小曼，後來一直是在上海文史館工作的。」這裏有個小小的誤會，陸從來沒有工作過。文史館是一個掛名領取乾薪的機構。陸是怎樣名列文史館的呢？也有一段軼事。翁瑞午原在江南造船廠當會計主任，收入頗豐，所以生活無虞，四十年代結束之後，翁已無職，翁陸兩人全靠變賣舊物爲生，相當困苦。陸當然可以賣畫，但也不敷支出，而且缺乏保障。說來也巧，成都杜甫草堂掛着她的一幅畫，有一次陳毅去參觀，看到畫上具名「陸小曼」，詫異「沉寂」多年的陸小曼居然還在，又問知陸就住在上海，而且生活無着，陳毅就說像這樣的人應該予以照顧，於是陸小曼才被安排成爲文史館館員。按照當時的年齡來說，陸是那些館員中的「小妹妹」。但不管怎樣，至少每月有幾十塊錢可拿，使她生活有了最低限度的保證，這總是好事。

後來，畫院又把她的吸收進去，作爲畫師，按例是應到院作畫的，但陸幾乎也是不去的。好在她有「身體不好」的老招牌，再加入緣好，也就沒人跟她計較。她整天斜依床上，百看不厭「紅樓夢」以及還珠樓主的劍俠小說，她倒並非偏愛於此二者，實在是家中別無藏書。自從我與她交往之後，她交給我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借小說書

給她看。

因我在出版社工作，向資料室借書很方便，不受什麼限制，所以形成一個「規矩」，每上她家之門，總得帶部書去，無論中國古典小說或外國翻譯小說都行；但有兩種書她叫我不必拿去，一是政治說教的書，一是用簡體字排印的書，前者她不愛看，後者她不認識而又懶得再學。就這樣，陸小曼晚年過着遠遠談不上富裕但却足以稱

為悠悠然的生活。與人來往，但與世隔絕。在那

「繃緊了階級鬥爭这根絃」的社會裏，總算沒碰過一根汗毛，這是很不容易的，足見其為人處事的高明。雖然這最近十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聽人說「陸小曼幸而死得早，要晚死兩年，……」，這屬於推論性的話，未必正確。

一九六五年陸小曼女士逝世時，我曾撰了一副輓聯，由樂宜兄書寫，是當時靈堂中懸掛的惟

一輓聯。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驚弓之鳥的文人尤其敏感，覺到氣氛不對，不知將有什麼災禍，誰都不願落下額外的文字冤孽，多添麻煩，我也抱相似的心理，但哀思陸小曼的悲愴之情難已，激動之餘寫出了心聲，茲錄誌於後以結束本文。

推心唯赤誠，人世常留遺惠在；
出筆多高致，一生半累煙雲中！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

關 文 蔚 著

定價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部份篇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甚受讀者歡迎，現已出版單行本，要目有：行宮也有奇聞怪事、白崇禧將軍治理的模範省、雲南雜憶、在曲靖交女友妙事趣聞、李忠蔭抱長女來訪、暫褪戲衫著嫁衣、婚後未了戲劇緣、我勝利後的動態。二十五開本，三百八十頁，二十餘萬字，定價台幣一八〇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史

叢 書

南京大屠殺

郭 岐 將軍 著

定價新臺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臺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臺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